

一代梟雄 · 一代梟雄 · 一代梟雄 · 一代梟雄 · 一代梟雄

袁世凱傳

(六)

章君毅

袁世凱計擒李載冕

朝鮮久為中國藩屬，承平多年，兵制向採世襲，父子相傳，成為其他人等無法取代的專門職。時間一久，戰鬥力當然會在無形之中削弱。

新派開化黨人士亟欲發奮圖強，革新改良，於是先自兵制入手，他們從日本聘來掘本禮造中尉以次，若干日本陸軍將校，就舊有的朝鮮兵中，挑選年輕力壯，頭腦靈活的，由日本將校施以新式訓練。因為選拔的人少，留營的衆多，乃使大多數的朝鮮老兵認為他們已被撤汰，偏巧光緒八年（公元一八八二）朝鮮各地的收成不好，影響政府財政枯竭，朝鮮兵一連幾個月拿不到薪餉，當然更是怨聲載道，謠言四起。六月初官倉發糧，朝鮮兵發現領到的米都發了霉，而且管倉的官吏舞弊，短少斤兩，兵士乃與倉吏發生衝突

，造成漢城王京的混亂。大院君李熙應加以運用，使其擴大為戕日人、滅新黨、誅閔妃，這便是大院君事件的由來。

亂事起後，舊派的朝鮮兵還有五千多人，盤踞在枉尋、利泰兩村的兵營裡，形成了漢城王京的心腹之患。大院君李熙應並未絕對有效的控制這一支軍隊，自封訓練大將的李熙應長子李載冕，和他們更有新舊之分，其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誰也猜不透這五千餘朝鮮兵會幫着那個，做出什麼事來？因此一連月餘，全漢城上自韓王李熙，下至平民百姓，一直都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危疑震撼狀態中渡過。

到了七月初三日，日本海軍少將率金剛等七艦駛抵仁川，艦上的日軍紛紛進駐濟物浦、仁川各地，曾在亂事中指揮護衛應戰，終被亂兵暴民逐出漢城的日本駐韓公使花房義質，首先帶了一

千二百名日兵開進漢城，許多人都以為這一下日韓軍衝突必起，韓京難免糜爛。但是花房義質和大院君交涉破裂時，初七那天清軍水陸兩師畢集，慶軍統領吳長慶自南陽府揮師北上，嶄露頭角的袁世凱擔任先鋒，直取漢城。滿清道員馬建忠、副將張光前先期入城展開交涉，花房義質唯有黯然率隊重返仁川，漢城局勢，賴以粗安。

待吳長慶計擒大院君、袁世凱誘致李載冕，慶軍三營，都已開進漢城城內。當時，在大院君事件後失勢幾乎失位的韓王李熙，藉由金允植——袁世凱這一條路線，曾有一封密函，請吳長慶所率的天朝大軍，火速清剿亂兵，救平亂事。

時在光緒八年七月十五日（陽曆八月二十八日），漢城氣氛，由於大院君之被執押走，空前緊張。枉尋、利泰兩村的五千餘名朝鮮亂兵，都在日以繼夜，忙碌不休，趕着打造兵器，磨刀霍

霍。枉尋村裏的亂兵較多，地點接近王宮。利泰村人數不及枉尋村之半，而其營址則鄰近慶軍的大營。

慶軍各營，當日午後一律奉到了命令，提前造飯，使全體將士，在薄暮之前，便吃了個飽。然後各回營房，暗中準備兵器，領取子彈，當暮靄四合，全軍俱已排好隊伍，整裝待發。

亥初，忽然有五匹駿馬，自漢城大街，風馳電掣而來。及到轅門，馬背上的五個人，滾鞍疾下，其中的頭一個，便是吳大帥跟前的紅員，年方二十四歲的袁世凱。他把馬韁交給身後的護衛，面容肅穆，精神抖擻，大踏步，向吳長慶的大帳走去。

一進門，燈火輝煌，奪目眩，袁世凱飛快的到吳長慶大案之前，打了個千。抬頭看時，大帳中好不熱鬧，所有朝廷派遣來韓的大員、慶軍將領，如吳長慶、馬建忠、張光前、吳兆有、何乘鰲、乃至張督、張審等重要幕友，一概都在。

吳長慶先開口問：

「慰廷，那李載冕可會拿獲？」

「啓稟大帥，」袁世凱恭謹作答：「那李載冕聽說大帥命卑職前去緝拿看管，虎威所在，他連一句話都沒有說，束手就縛，自甘認罪。現在已由丁軍門的水師，拘在南別宮裏。」

不但是人抓到了，尤其束手就擒，毫無抵抗，未曾驚動亂兵，而且閭閻無驚。這麼一樁大事，袁世凱居然辦得如此順利了當，乾淨俐落。當時，吳長慶真是喜出望外，所以他連聲嘉許：

「好、好，慰廷你這件事辦得好。此刻，往

劉枉尋、利泰兩村的亂兵，我們不妨可以出動了。」

帳下各將，齊齊的應了一聲：

「喳！」

率部攻劉利泰枉尋

異域朝鮮，韓京漢城，吳長慶虎帳點兵，他先以悲天憫人的口吻，訓誡帳下眾將官。那些亂兵不過昧于事理，受人利用，而今夜用兵的地方又在朝鮮京畿，人烟稠密，王宮近在密邇。所以他要劉撫兼施，少傷人命。天兵申討，務必做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除非冥頑不靈，恃強抗拒，便多饒些朝鮮人的性命。不過，緊接着下來他又這麼說：

「亂兵雖有五千，但是一則他們羣龍無首，多半各自為戰。我們的兵馬固然較少，然而我們是天朝的百戰雄師，區區小醜，何足為慮？況且我們又有槍炮火器，至少可以以一敵十。」

開始調兵遣將了，三營慶軍，吳長慶命副將張光前、何乘鰲，總兵吳兆有，合率慶軍二營，圍攻枉尋村朝鮮兵營。剩下的袁世凱一營則由他親自率領，赴攻鄰近大營的利泰村。

人馬分撥已畢，各將自去準備。吳長慶便向坐在兩廂的張督、張審兄弟，一拱手說：

「這坐鎮大營，支應一切的重責大任，我便唯有託付兩位老兄了。」

張審眼見張光前等俱已辭出帳外；吳長慶的大案之前，就祇剩了一個袁世凱。方向吳長慶說：

「大帥，這生疏地方，黑夜出陣，大帥為朝廷重寄，一軍之主，又何必一定要親身出陣哩？近來慰廷辦事，一路順風，從未失利，利泰村的這一仗，大帥便命他代你一行吧！」

「不然不然，」吳長慶斂容正色，應聲答道：「出陣打仗，非同小可，這是我們武人唯一的大事。慰廷幹練有為，固很勇敢。但是這頭一回出陣，我畢竟不太放心，故所以我不惜辛苦一趟，就算我是代他把把場吧。」

當時，張督、張審聽了，都是不勝其感動，張審便向袁世凱說：

「慰廷，你看大帥待你之厚，關愛之深，便是父子骨肉間，也不過如此。你可要牢牢切記，小心辦事，萬不可辜負了大帥的一片苦心。」

袁世凱臉上，自是感激涕零，他連忙高聲答應，又向吳長慶打個千說：

「大帥恩重如山，袁世凱沒齒難忘。」

辭過吳長慶，和張督、張審兄弟。袁世凱翻身出外，檢點人馬，跟全營弟兄，傳知了吳大帥方才「殲渠渠魁，脅從罔治」的鈞諭。三營慶軍，便在亥正相繼出發，枉尋村的兵多、路遠，所以先行開拔，袁世凱的這一營，後走一步。

移時，慶軍主帥吳長慶，裝束齊全，由一百餘名戈什哈簇擁，步出大帳，他身穿馬褂，水紋戰袍，手執一柄連發手鎗，腰跨寶刀一口。因為路近，又恐黑夜裏馬上的人目標太大，所以吳長慶、袁世凱一律步行。當夜月黑風高，伸手不辨五指，於是整齊的行列，亮起了燦若游龍的一片火把。

才轉過了三五條街，便到利泰村了。此一點點的前後左右，袁世凱早就輕裝簡從的前來查勘過。利泰村原是朝鮮王京漢城的一座軍營，又稱利泰院，設置的歷史已久。由於朝鮮的兵制世代相襲，再加上歷來管理廢弛，起先是軍營的四週，建起了許多營舍，及後朝鮮官民有將家眷帶進軍營裏去住的。於是男女老少，一片混雜，軍營變成狹隘狹窄的大雜院了。

大院君被執，李載冕拘管，利泰村的亂兵很快得到了消息，他們聽到風聲不妙，已經是在惶亂無主，聚訟紛紛。夜間又聽說清軍大營正在整隊集合，於是利泰村裏頓時便是一片大亂，父母妻兒哭哭啼啼，都催着他們當家的逃命要緊，先跑出村去避一避。當張光前、何乘鰲、吳兆有所率的兩營巡向村開拔，利泰村中的亂兵即已開始了四散奔逃。

因此，當袁世凱緊隨在吳長慶身畔，向利泰村步步進逼，觸目所見僅祇是一片黑壓壓的屋宇相連。耳中却聽到老弱婦孺的哀聲哭號，和逃命亂兵的步聲雜沓。他即已心知，這一場仗，無須乎打。

但是他仍請示吳長慶：

「大帥，聽來亂兵是在逃跑。是否應該下令包圍全村，然後向前掩殺？」

「不必了，慰廷，」吳長慶壓低聲音說道：「亂兵不敢抗拒，我們便放他們一條生路。此刻只要虛應一番故事，率隊自村前入，村後出，碰到負隅頑抗的，或則殺了；或則拿下。」

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袁世凱答聲：「得令！」便命吳長慶的護衛，好生保護大帥。他自己帶了四十名從人，走在最前，下令全營，槍彈上膛，準備廝殺，却是仍然保持原隊形，一舉衝入利泰村。

先吩咐自己的從人：

「不能白白來這一趟，如入賣山空手回，顧着大帥的軍威，總得多殺幾個，多拿上幾個才好。却是千萬小心，不可誤傷了老弱婦孺，那就要鬧大笑話！」

然後，他便以鎗斃天，連放三響。搶前幾步，朗聲的一叫：

「大清官兵到此，奉了吳大帥的鈞諭，祇捕首要，不治脅從的罪。你們平民百姓，大可安心，便在家中等候挨戶搜查！」

通事把他的話一傳譯，村子裏的號叫哭喊之聲，果然如應斯響，漸漸的止歇。這時，袁世凱所帶的一營慶軍，也跟袁世凱有着一般的心理，曉得這一場仗打不起來。却是袁世凱和他的四十名親兵，別有襟抱，亟於立功。他們在利泰村裏開步跑了起來，見那些逃得慢些的亂兵，稍遠的便是亂槍齊發，當場擊斃；近得够得着的，連聲吆喝，把他拿下。

不到半個時辰，亂兵逃得一個不見，韓京利泰村之役，於焉宣告結束。袁世凱和他的從人打死了亂兵八名，被捕的「首要渠魁」，則有二十餘人之多，粗粗看來，儘够有所交代了。

衝過了村子盡頭，袁世凱便急忙回轉身來，

尋覓吳長慶。他見到吳長慶先打個千說：

「大帥，朝鮮亂兵只逮下了二十多個，其餘的大都開風遠颺，追不上了。」

「正好，」吳長慶欣然首肯的說，又道：「不過，營盤裏面還得挨家搜查一下。那些屋子裏頭，亂兵是決不會有的了，要緊的是搜繳他們遺下的兵器。還有，你可千萬小心留神有人違犯軍紀。」

「噫！」

應了聲，袁世凱便先喝令全營站隊，一律站在街心，再命通事知會家家戶戶掌上了燈，以便大軍挨戶搜查。他自己則抽這個空，先替吳大帥找了間齊整些的屋子，請大帥入內休息、坐鎮。

吳長慶擔心軍紀，唯恐袁世凱手下的一營，進入民家搜查，會鬧出搶劫姦淫的事情。然而，這一營慶軍，雖說被袁世凱率領不久，但是兩陽府登陸，爲了搶奪朝鮮百姓的一丁點食物，便被袁世凱面不改色，一口氣連殺七人，斬下了首級來號令示眾。慶軍一營給袁世凱殺怕了，便說沒有吳長慶在親自坐鎮，袁世凱往返察看，他們也是不敢違犯軍紀的。

利泰村挨家挨戶，全亮了燈，搜查工作，進行得順利無阻。亂兵們方才倉卒逃生，絕大多數不會携出兵器，因此刀槍劍戟、抬鎗短銃，被袁世凱手下接連搜出了好幾百件來。看朝鮮舊軍的配備，比較慶軍實在相差得太遠，這種軍隊，認真對陣作戰，人數縱多，也是不堪一擊。袁世凱由而起了感慨，這便是他後來代爲訓練韓軍，指揮韓軍的張本。

自利泰村中擒獲的亂「首」二十餘人，搜到的兵器好幾百件，全部解送到慶軍大營。張營、張審兩兄弟，見吳長慶一行回來得很快，又驚又喜，兩兄弟雙雙的迎到轅門之外，向吳長慶拱手賀道：

「恭喜大帥用兵神速，不到一個時辰，便將利泰亂兵，全部救平。」

吳長慶笑嘻嘻道：

「那裏，那裏，這利泰一仗，可以說全是慰廷的功勞，我不過跟了去看看而已。這難為慰廷在百忙中招拂我哩。」

道夜，吳長慶的中軍大帳，燈火燦爛，照耀如同白晝。正是要這一夜之間，將大院君之亂，正本清源，斬草艾根，作一個澈底的解決。以是慶軍全體，振作精神，焚膏繼晷，沒有一人闔眼睡過覺的。吳長慶領着張氏弟兄，袁世凱等，進帳落座，啓齒便問：

「枉尋那邊，可有得手消息？」

張審一聲苦笑，伸手遠遠一指，答道：

「大帥請聽，直到如今，那邊的槍聲，還是如此其的密驟。」

吳長慶、袁世凱凝神傾聽，果然聽見兵兵兵的槍聲，響個不停。彷彿還夾雜着聲聲淒厲的在喊殺，顯然枉尋的戰況，相當激烈。

火攻開路直拊大營

當時，吳長慶的雙眉一皺，臉色一變。袁世凱却趁機請纓，他說：

「大帥，枉尋村非利泰村可比，那邊的亂兵

，將近三四千人。如今已戰够一個多時辰，戰況仍烈。那便需要增厚些兵力，請大帥允准卑職帶領此間的人馬，馳往增援，也許可以提早解決。」

吳長慶略一沉吟，便奮袂而起，他向帳中的家人說：

「讓我坐在這裏，等候消息，反而心急。不如仍請兩位張師爺坐鎮大營，我和慰廷帶他那一營，一道去枉尋村督戰吧。」

袁世凱得令，立刻便向帳外一聲大叫：

「備馬！」

移得勝之師，往援枉尋村中，陷於苦戰的張光前、何秉燾、吳兆有等部。當吳長慶、袁世凱領着慶軍一營，匆匆趕赴枉尋村外，那張光前已經獲訊，騎匹馬，帶一隊從人急迎上來。

在一個闕無一人的宅第門前，吳長慶、張光前和袁世凱，都下了馬。張光前謁見過吳大帥，便忙不迭的稟報軍情，他說：

「枉尋村裏的亂兵，頑強得很，他們負隅力抗，寸土必爭。而且聽說他們奪獲日本軍官和新軍的槍枝不少，所以相持至今，陷于巷戰。」

吳長慶先問：

「何、吳兩位呢？」

「他們二位一左一右，分爲兩路，」張光前指指點點的答道：「都衝進街巷裏去了。方才捉到一名亂兵送來，卑職親自審問。據說：連日不斷有人前來枉尋煽惑，都說我軍不來進攻枉尋則已，倘若來攻，必定要將全部亂兵，盡行殺死，一個不留。因此使得亂兵寧願以一死相拼，抵抗起來驍悍得很。」

吳長慶一語不發，步上石級，登高一望，但見村中已有數處起火。火光熾熾中，若隱若現，似有一座殿宇，正在全村的中央。

伸手指，吳長慶問他身畔的張光前：

「那是一座廟呀？」

「是的，」張光前領首答道：「那便是關壯繆廟，又稱東廟，不但是全村的中心，尤且爲亂兵的麋集地。此刻戰事正在廟宇東、西兩端，亦即枉尋村就中的一條大路上進行。」

吳長慶又問：

「何、吳二位，那一位在東？那一位擔任西路？」

張光前說：

「原是何大人攻西路，吳大人便是從此地出發，進薄東廟的。」

於是，吳長慶胸有成竹，指揮若定，他先命張光前，集合軍中十名通事，親自吩咐他們，分赴東西兩路，前線之上，高聲的向亂兵宣示，吳大帥只擒元惡，不究脅從。如今先退西路的兵，朝鮮兵只要拋下武器，投西而走，天朝大軍決不追趕，任他們逃出戰場，各自營生。倘若執迷不悟，則吳大帥援軍已到，半個時辰後，即將發動總攻，抗拒亂兵，必將化爲齏粉。吳長慶叮嚀那十名通曉韓語的通事說：

「東路的五位，此刻便逕赴吳大人軍前。西路曉諭通事五名，慰廷！」回過頭來關照袁世凱：「你派一哨人，護送他們到西路前線。順便帶一支令箭，命何大人在通事官喊話清楚後，立刻撤兵，遶道回到這裏，作第三波的攻擊隊伍。」

袁世凱雙手接過吳大帥的令箭，便回自家隊伍，派了一名老成持重的哨官（排長），率一勇哨，護送通事，遠道前往西路。大帥的軍令交代清楚了，他再回吳長慶的站處，正好趕上吳長慶調度人馬，重作部署。

吳長慶的策略，是先放開一條生路，讓因獸猶鬪，性命相搏的亂兵，從容逃逸，不再懸戰。以袁世凱新到的一營，闢火巷，開新徑，批兀搗虛，直搗亂兵聚集的大廟。然以再投入自西路遠道而歸的何乘鰲部，用這兩支兵力，使懸戰的亂兵不能不信天朝的大兵還在源源開來，繼續增援。

授計已畢，吳長慶正色的說：

「慰廷，你須知軍令如山，我限你一個時刻，開闢路徑，直抵東廟。」

九十年前喊話攻心

袁世凱精神抖擻，朗聲應諾，他也登至高處，將右手指向東廟，畢直伸出，向前眺望。看見從他立身所地之點，直抵東廟的一線，也有三五個火頭，正在嘩嘩剝剝的燃燒，喜在當夜颯的是西風，因而火勢一路向東燒去。當下心中便有了計較，他帶着從人，快步跑回本隊，一疊聲的發號施令，命一哨兵，先到前面的民屋放起火來。使大火一路燒向東方，然後，多備長茅撓鈎，房子燒得差不多了，迅即合力將它推倒。

枉尋村裏裏外外，都是些湫隘狹窄，木板釘造的平房，層層疊疊，望衡接宇。那種房子一着火便猛烈燃燒，而且在瞬息之間，撓鈎一拉，木

桿一推，整幢房子應聲而倒，直如枯摧拉朽，不費吹灰之力。尤其當夜西風正緊，大火一路直燒向東廟去，一派火光，猶如一隊巨大的火炬。——袁世凱少讀兵書，不精戰略，但是巧法子、妙主意，他那肚皮裏可多的是。這頭命一哨兵勇沿路放火，那邊又使全營弟兄，人人都去找些磚瓦砂土，整塊的木板和木椽。一幢幢着火的房子被推倒在地，地面上猶仍跳躍得有火舌，急切難於落腳。這時候，弟兄們找來的碎磚破瓦、砂土、和燒殘的木頭便都有了用處，往火舌上一論，火倏熄滅，大軍遂而順利通過。

燒、拉、掩、過，循環不已。便這樣，半個時辰不到，巍巍崇閣的漢城南廟，業已遙遙在望。

當時，袁世凱一心立功，亢奮無比，因此全營推展，他一直身先士卒，高聲指揮，左手持鎗，右手揮舞腰刀，儼然一員大將。眼面前的真刀真槍，到處火光，那要比小時侯的指揮羣兒，演習武事，真不知要興奮刺激若干倍。眼看着亂兵窠穴之所在，漢城東廟越來越近，自廟中向他這邊發射的槍聲，也清晰可聞。袁世凱正想一鼓作氣，打個衝鋒，一舉而將東廟據點攻下。正待下令，身旁忽有一人，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

回頭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心腹隨從，自小便是袁世凱玩伴之一的吳鳳鳴。這吳鳳鳴是袁世凱奶媽的兒子，和袁世凱同年，四五歲時，便到了項城袁袁公館，從袁世凱的書童、幹到聽差、跟班、隨從與護衛，後來資緣貴為北洋六鎮的統制之一。當時，吳鳳鳴一拉袁世凱，悄聲的說

道：

「四爺，再往前可就留神點了，須知那槍子兒是不長眼睛的！」

一句話，提醒了袁世凱，反倒驚出了一身冷汗。側耳一聽，可不是東廟裏發出的槍聲，正在頭頂心上呼嘯而過？袁世凱一遲疑，吳鳳鳴又趕忙的說：

「四爺，咱們這一路推展得太快了，別說何乘鰲何大人的隊伍，還在遠道趕來的途中。就連在我們右邊的吳兆有吳大人，不也落在我們後頭老遠嗎？您老人家再往前衝，莫非是要跟廟裏的三四千個亂兵單打？」

一頓住，袁世凱就沒了主意，他壓低了聲音，問那吳鳳鳴道：

「鳳鳴，你說現在該怎麼辦？」

吳鳳鳴指着前方說：

「四爺您看，那兒有一幢起磚牆的屋子，頂全燒沒了，可以掩護。您把隊伍開過去，借那些磚頭牆，頂一頂亂兵的槍子。然後我們暫且候着，等右邊或後頭，趕上了一路來再進攻。」

袁世凱聽完，却是他並不照吳鳳鳴的意思辦。他回頭一喊：

「通事官！」

隨營的兩名通事官，連聲應喏，僵伏着身子，齊同的趕了上來。

袁世凱一見他們便問：

「方才大帥吩咐你們怎麼向亂兵宣示來着？你們都記得嗎？」

「記得。」

「你們瞧，」袁世凱伸手指向那幢僅餘四面牆壁的空房：「那地方的磚牆能擋住槍子，你們放心大膽的過去。一遍又一遍的，務必要把大帥一片保全的諭旨，宣示得清楚明白。」

兩名通事得令，正待匍匐前進。袁世凱却又喊住了他們，再吩咐道：

「你們喊話的時候，不妨虛張聲勢，便說東北兩面已將合圍，而咱們這兒頓住，是在架砲。待會兒大砲嘩啦啦轟去，那可是玉石難分的啊。」

枉尋亂兵得不畏死

兩名通事去後，袁世凱並不讓自己閑着，他回轉身來，再調整自己的進攻陣勢。他那一營，共分四隊，按照舊式陣仗的打法，一律前、後、左、右的四方陣。袁世凱覺得四隊兵勇擠在一堆，進攻一個目標，就兵力分配而言，未免有嫌浪費。因此他別有主張，自出機杼，照那小說書上看來的一字長蛇陣式，略予修改。他命右、後兩隊漸漸的向南移動，各自尋覓有效的掩護，但是萬萬不可斷了聯絡。當右、後兩隊儘量的往張光前極力進攻的大街推展，戰線忽一下拉長了三倍，袁世凱便聲勢一壯的下令：

「左隊隨我退後兩百步，作前面三隊の後備。」

袁世凱的一字長蛇陣終於告成，他命每間隔一人放一槍。使困在東廟的亂兵聽起來，真似東、南、北三面全部陷入了重圍。尤其，漸向南伸的袁營右隊，立刻便成爲吳兆有的莫大助力。

因爲，吳兆有所率的一營，和大隊亂兵在廟前大街相持已久，由於雙方都需要以街屋爲掩蔽，彼此都怯於利用火攻。慶軍和亂兵憑恃門窗凹處隱身射擊，你來我去，根本就無法進展。吳長慶、張光前雙雙在後路督陣，一個勁兒的催吳兆有速進，直把吳兆有催得走投無路，焦躁萬分。眼看着袁世凱的一路，以節節火光爲前導，都快推進到亂軍窠穴所在的東廟了。他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據屋而守的亂兵背後，驀地傳來了清晰響亮的槍聲。當下，真把他喜得一躍而起。

袁世凱的左隊一挨近了大街，立刻槍林彈雨，向亂軍固守的斷垣殘瓦，猛烈射擊。亂兵們變生肘腋，腹背受敵，再加上那一頭吳兆有意外獲援，精神百倍，他奮袂而起，下令衝鋒。於是大街兩傍的亂兵心摧膽裂，魂飛魄散，忙不迭的拔腳飛奔。目標顯露，慶軍兩路亂槍齊發，便這一陣，就擊斃亂兵四十餘名，逃脫了大半，剩下百名左右，唯有俯首稱降。

廟前大街這一路的迅速大捷，遠在一字長蛇陣後督陣的袁世凱，簡直的就莫明所以，不悉究竟。他把隊伍拉開，原是為了虛張聲勢，同時也覺得四方陣兵力過於集中，實在有點刻不來。是左隊隊官（連長）因爲眼見自己的隊伍都已經臨近了大街，而且居高臨下，斷垣殘瓦中又多的，是負隅頑抗的敵兵。順便解決了他們，又何樂而不爲，於是他根本未得袁世凱的同意，自作主張，下令開火，於是建立殊勳。

當廟前大街戰局急轉直下，袁世凱根本就沒有顧及管它，他正全神貫注，注意着兩名通事

輪番的在喊話。通事高聲的宣示吳長慶的鈞諭，頭一回，廟裏的亂兵，不待他說完，便先發一排槍過來。

一排槍，轟得那幢破屋子瓦石紛飛，有如雨墜。與此同時，也把兩名通事，嚇得嚇若寒蟬，都變成了縮頭烏龜。

袁世凱氣大了，猛一頓脚，命吳鳳鳴道：

「你過去，用手槍抵住他們的腦袋！若不肯喊時，便把那兩顆腦袋給我轟掉！」

吳鳳鳴啣命而往，果然，兩分鐘後，又響起了通事官顫抖的聲音。

這一次，通事在宣示的時候，廟裏沒有槍彈射過來。袁世凱長長的吁一口氣，向他的從人說道：

「唔，我看差不離了。」

他估計得不錯，東廟裏的亂兵，聽清楚了通事的傳話，又霍然驚見廟前大街的同夥，腹背受敵，慘遭兩路夾擊，於是死的死、降的降，抱頭鼠竄一路投西時果真順利逃出了虎口。——許是他們經過一陣商議，槍聲漸稀，雜沓的步聲越來越響，越來越急。轉眼之間東廟以西脚步聲猶如捲地焦雷。亂兵必定是全部撤退，袁世凱面泛紅光，眼睛一亮，頰肉儘在蠕蠕，他挺直矮小的身軀，正待下令，全線追擊。忽地身後傳來蹄聲得得，有人在一疊聲的高聲大叫：

「大帥有令，窮寇勿追！」

袁世凱急回身看時，他認得那位馬背上的壯士，正是吳大帥的中軍官。

中軍官躍下馬背，向袁世凱快步走來，他吡

牙裂嘴的笑，走到袁世凱的跟前方道：

「袁四爺，恭喜您今兒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又立下了一樁天大的功勞。大帥在後面督陣，他老人家一個勁兒的在誇你，說什麼你們看慰廷有勇有謀，一身是膽！四爺呀，我跟大帥幾十年，從來不曾見過他老人家這麼開心過！」

豈止吳長慶開心，當時的袁世凱，真是喜從天降，心花怒放，混身的三萬六千個毛孔，一概已被熨平。他樂呵呵的，連聲歡道：

「那裏，那裏……」

犁庭掃穴，一戰成名

緊接着跟了來的吳長慶吳大帥、張光前張副帥，兩匹駿馬，百餘從騎，風馳雷掣般轉瞬即到。袁世凱特意獻殷勤，搶過去拉住了吳長慶座騎的勒轡，張光前已跳下馬來拱手說道：

「慰廷老弟，極是恭喜！今日犁庭掃穴這一仗，就數你功勞第一。」

吳長慶則特意表示親熱體己，他板着一副老長輩的面孔，讓那袁世凱牽馬執轡，侍候他兩腳踏了地，然後方始慢慢條理的問：

「慰廷，你部下可有傷亡？」

「卑職還來不及集合隊伍，」袁世凱垂手回答：「點名查看。不過卑職料想縱有傷亡，也不會多。」

「那就好了，」吳長慶點點頭說：「我就怕你少年輕躁，冒險疾進，偶一失慎，傷亡必多。」

須知道股亂兵還是很能打的啊！」

「大帥，」張光前滿懷欣喜，於是不惜竭力巴結的說：「卑職方才遠遠眺望，見慰廷老弟勇往直前，推展神速，將及這兒的時候，」說時着力的就地一指：「心裏何嘗不跟大帥一樣，直在為慰廷老弟的奮勇前進，身先士卒而擔心，就怕他孤軍深入，會喫大虧。却是他偏能在緊急關頭收兵止步，把四隊人馬化為一字長蛇陣，北圍東廟，東接廟前大街，那真是令人脫口驚呼的神來之筆。這時候卑職的心中方始有所恍然，大帥戎馬半生，閱人多矣，爲什麼會對慰廷青睞有加，獎掖提拔不遺餘力，原來慰廷老弟確有大將之才啊！」

「莫這麼講，莫這麼講，」吳長慶喜不可抑的說道：「慰廷畢竟是小孩子家，你莫把他捧得莫知所以了。」

枉尋村一仗，由相持膠着而大獲全勝，慶軍上下，一致公認以袁世凱的功勞爲第一。當下，檢點全軍，唯有兩名兵勇受傷。亂兵則多半遠颺，陣亡者七十八人，納降受擒一百一十二。連同利泰村所擒獲的二十餘名，亂兵俘虜將及一百四十個，鷄鳴破曉，黎明時分，全都押到了吳長慶的中軍大帳之前。

坐鎮中軍的張督，張審兩兄弟，聞悉吳大帥大軍凱旋，亂事收平，雙雙齊步出來迎接得勝之師。吳長勝、張光前、何乘鰲、袁世凱諸將沾沾自喜，面有得色，大獲全勝而還的慶軍將校尤其挺胸疊肚，精神抖擻。張審一眼見到，唯有那一百四十名被視爲「大院君事件」罪魁禍首的俘

虜，他們一個個面若死灰，身陷縲絏，就近相互擁抱，哀哀痛哭。

張審菩薩心腸，轉覺不忍，於是他向吳長慶吳大帥獻議的說：

「大帥擒獲的這一百餘名亂兵之中，大有父子兄弟之相依共命者，誰是罪禍，誰是脅從，由於言語不通，無法分辨。倘若一律斬首，恐怕難免冤屈。可否逕請韓王李熙，速派審案人員前來軍中，一一審訊，判罪首從並有否無辜，再分別治罪或釋放，人命關天，還是鄭重一些的好。」

吳長慶認爲張審的意見，十分允當，他便笑着向袁世凱說：

「慰廷，這是一件大功德，仍然是你的差使。你便去跟金允植金大人說明此意，然後請韓王今日午後便派人前來大營，幫着問案。」

「喳！」

打了一夜的仗，袁世凱不累不乏，仍舊神完氣足，了無倦容。他不連休息，當時便命從人備馬，立刻打道韓王宮，請見金允植。——自韓王李熙以次，金允植、魚允中等朝鮮重臣，都在時候吳長慶率部平亂的消息。一夜的槍聲不絕，一夜的火光燭天，枉尋村和王宮近在密邇。宮廷中人的恐怖緊張，可以想像。因此袁世凱叩命以後，早去一步，一面報捷，一面請韓王派員審案，當然使韓王李熙以及宮廷中人份外的感激。尤其對於袁世凱其人，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韓王李熙由於袁世凱詣闕，並未請謁，所以由金允植、魚允中二人雙雙出見。問明白了昨夜

救平亂事的經過，善後事宜的如何辦理。袁世凱趁機說出吳長慶所請，金、魚二人，一口答應。筆談往返費時，袁世凱辭出王宮，已經是將日子刻了。

捕盜將和法曹判書

七月十七日下午，韓王李熙果然如時派了一名司法判書，一名捕盜將，還有幾個通事、司書，逕來慶軍大營，協同審訊被擒亂兵。吳長慶原想便讓袁世凱代為接待，自己也好補一個覺，但是袁世凱彷彿已經成爲「朝鮮通」了，他稟告吳長慶說：

「大帥，朝鮮的捕盜將，相當我朝的九門提督，所謂法部判書，也等於我朝的刑部尙書。這兩位都是朝鮮大臣，大帥是否跟他們見上一見，寒暄幾句，使他們得沐大帥的光寵，心裏一定是非常的感激。」

吳長慶聽說，從善如流，立刻全副袍褂，出外迎接，一邊走，一邊誇獎袁世凱道：

「慰廷，若不是你直陳，差一點兒我便失了禮數，讓人家批評我大托大了。以後有什麼事，你該說便說，大可不必瞞着，便說錯了也無妨，須知你我的關係不同。而居高位的，就怕下情不能上達，你懂得嗎？」

「卑職懂得。」

袁世凱恭恭敬敬的答應，與此同時，心頭又添一喜，就憑吳大帥的這幾句吩咐，今後他遇事通稟，無須通過老師張謇，不正是過了明路了嗎？營務處一員會辦，便由於吳大帥的一聲「關係

不同」，破格晉升。居然可與總辦、首席幕友分庭抗禮，一字併肩了。從這時候起，他對張謇、張謇兄弟，漸漸的不大賈賤起來。

從七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整整一個星期之內，吳長慶的大營——駐韓總部，軍事、外交、政治三管齊下，爲韓王李熙出而主政，作準備、鋪路工作。軍事，則驅散亂兵，恢復地方秩序，七月十六日一夜之間擒獲的亂兵一百三十餘人，經過中韓官員會審，分別首從，擇了十個級職較高、罪嫌最重的亂軍將校，綁赴市曹，斬首示衆。其餘一百十餘名，便由袁世凱率隊押解，送赴朝鮮王宮。經朝鮮官員施以訓誡，然後以韓王李熙的詔令，放免釋放，遣送回籍。

被袁世凱誘致就逮，關在南別宮中看管的李載冕，眼見吳長慶以雷霆萬鈞之勢，虜謀杜斷，將一場震驚世界的大變亂，瓜剖豆分，全盤解決。他自己身陷囹圄，唯恐吳長慶要他的人頭，作爲救平亂事的表徵。因此越想越怕，使在十名禍首處斬的那一天，他求見捉拿他來的袁世凱，請袁世凱代向吳長慶陳明，自即日起，解除兵權，他願爲一介平民，並且置於慶軍的看管之下。由於李載冕是大院君的長子，韓王李熙的胞兄，這個順水人情，袁世凱當然樂得做了。

外交方面，馬建忠是李傅相李鴻章的駐韓代表，他在朝鮮辦事多年，熟悉情況，富於經驗，當然不由吳長慶這一方面的人有所置喙。當時，日本實在是因爲中國軍隊來得如此之快，如此其多，不但戰力堅強，而且尤能把握時機，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平定了朝鮮的「大院君事件」。

使得日方心生畏懼，無隙可乘。同時韓王李熙對於華方，始終馬首是瞻，唯命是從，跟日本人辦的這場交涉，幾乎全部遵照馬建忠的指示，絲毫不敢自作主張。吳長慶的慶軍漂漂亮亮的打了一場勝仗，朝鮮情勢絕對有利於我。但是，偏因爲李鴻章、馬建忠未能運用有利時機，一心怕事，亟於了結。所以，平亂澈底成功的朝鮮，跟日本人商訂和約，其結果竟是反而喫了大虧，而且喫虧的同時還包括中國在內。

韓王李熙被馬建忠牽着鼻子走，馬建忠請他派全權大臣李裕元、副府金宏集，主動的逕赴仁川找日本公使花房義質，進行談判。七月十七日便急就章的簽訂了濟物浦條約六款，另加續約兩項，朝鮮應允懲凶、道歉、賠償五十萬元暨撫卹受害者遺屬五萬元，厚葬受害者日人。元山、釜山、仁川各港四週一百里內日人可自由行動，尤其還允許日本駐兵漢城，代爲修繕兵營，開楊花鎮爲市場，准許日本使館員攜眷遊歷四方。——十二年後的中日甲午之戰，乙未割臺，可以說是完全種毒於此。

朝鮮的辱國條約成後，清廷有識之士咸以爲朝鮮亂事係由中國不定，爲什麼任讓日本如此壓迫欺凌朝鮮？張佩綸、鄧承修前後上疏，力主乘此兵威，東征日本，澈底解決東洋禍患。可惜這個主張終究受阻於李鴻章和張樹聲，否則的話，一部世界歷史，必將因之改寫。此一事件的影響及於千秋萬世，至此思之，猶覺痛惜。

不過，由此一點，也可以想見當年吳長慶、張謇、袁世凱等人在朝鮮的作爲，確能動天下之

觀瞻，不負當時國人的期望，這是有清一代，甚至專制政治時代經營外藩獲得輝煌事功的最後一役，祇是很不幸的演成了軍事勝利而外交失敗。

政治方面則以吳長慶為主，而以穿針引線、居間聯絡的袁世凱為最重要人物。韓王李熙在中國的全力支持之下，而出主政，掌握朝鮮政權，在遙遙指揮的張樹聲，和李鴻章看來，立一李熙以取代大院君李崑應，彷彿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不分軒輊，毫無區別。但從往後的情勢演變而言，則李熙不逮李崑應遠甚，首先他未能如李崑應的絕對效忠中國，其次是李崑應的政治手腕及其勤政愛民，亦非李熙所可企及。

張謇朝鮮善後六策

「大院君事件」救平後，中國在朝鮮朝野之間的聲望，再度達到了最高潮。利泰、枉尋兩村亂兵全部驅散，吳長慶見東廟巍然崇閣，廟址甚廣，他便把他的總部移往東廟。漢城的這一座東廟祀關壯穆，而在漢城一城裏外，關公廟便有兩處，東門外還有一座南廟祀的也是關公。

光緒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袁世凱在朝鮮的多方努力，勇於任事，終於獲得初步的報償，就在這一天，韓王李熙以國宴款待吳長慶、張謇和袁世凱等三人。三人乃在上午入宮，正式謁見韓王李熙，參與盛大而隆重的國宴。李熙為酬謝慶軍代平亂事的大功，待吳長慶等敬之以禮，送了他們很多禮物，其中包括張謇和袁世凱所得的三品、五品冠服全套。

這是袁世凱和韓王李熙第一次見面，當年袁

世凱二十四，李熙則已卅一歲。從這一天開始，前後十二年間，袁世凱和李熙始則通力合作，繼即齟齬時起，終至全面破裂。而從光緒八年到光緒二十年甲午，整個中韓關係，幾乎都繫在李鴻章和他們兩個人的身上。

袁世凱入韓以後立功無數，屢建奇勳，使吳長慶對他不得不有所倚重，視同心腹。當時，吳長慶確已有意使他成為自己事業的繼承者，把他一手建立的慶軍，全部移交給袁世凱執掌。不過他始終以袁世凱為子侄輩，同時也覺得他畢竟年紀還輕，唯恐他鋒芒太露，反而偵事。所以他在專摺保舉有功人員的時候，並未將袁世凱列入其內，此外則張謇堅謝保舉，他哥哥張謇則保了一知名縣。

既已成了吳大帥跟前的紅人，出入與共，無話不談，袁世凱不知不覺便犯起「過河拆橋」的老毛病來。他的態度越來越驕妄，言詞越來越夸誕，入韓初期，袁世凱自己本身固然表現良好，但是他老師張謇、師伯張謇在吳長慶跟前一再誇他，口角春風，自然也是他迅能獲得吳長慶信任的一大關鍵。

但是袁世凱對於「知恩圖報」「飲水思源」這些個美德不惜一顧，初次出馬，便一帆風順，大獲全勝，獲得了主帥的信任和倚重。他有了這一筆政治資本，首先便覺得張謇、張謇，如今已經變成他輝煌前程的一層阻礙。——以吳長慶對待張謇兄弟的敬重不衰，言聽計從，使袁世凱更亟於將這兩層障礙排開。因為，他決不願和二張在吳大帥之下，鼎足而三，尤其是每當他有和二

張相反的意見，總是碍於師伯、老師之尊，令他無法暢所欲言，或竟提出申辯。

袁世凱處心積慮，積極從事對於二張——師伯、老師的排擠與傾軋。首先，他下定決心，對於任何一件公事，他都持截然相反的意見，二張要投東，他便堅欲往西，二張主張「治韓」，他就高唱反調，堅持朝鮮的藩屬地位，強調朝鮮的「應制」而非「治」。

當年的張謇只有三十歲，他的二哥張謇則三十有二。張謇雖然祇是一名舉人，但是他自幼苦讀，學富五車，已能「默察時勢之所趨，探求強國之方針」。他到達朝鮮，參與救平亂事以後，對於朝鮮之積弱，日本之侵略日亟，和我國外藩之朝夕不保，跟袁世凱同樣的有深切感慨。因此他滿懷熱誠，悉心研擬了一套方案，名為「朝鮮善後六策」。主張把朝鮮改為郡縣，設置監國，或置重兵戍守海口，同時改革內政、訓練新軍，用朝鮮三道的力量收復琉球。他將這「善後朝鮮六策」，直接獻給時已回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袁世凱把張謇的這一套「善後朝鮮六策」背得滾瓜爛熟，使其成為自己派駐朝鮮十二年，大權在握，儼然監國，奠定其一生事業基礎的最大本錢。這「善後六策」由張謇「思」而「記」，被袁世凱「竊為用」。却是基本概念則迥不相同，因為張謇是要治韓，袁世凱則必欲朝鮮為他所制，所以在往後的十二年裏，他都是在挾韓王李熙以行其「善後六策」。

在言詞態度上，立有功勳，獲得上官信任的袁世凱，對待師伯、老師，同樣的也是在日漸僭

傲起來。他曾自作主張的對於「師道尊嚴」來上
一次大革命，使老師張謇啼笑皆非，甚至後來寫
信直斥他「一旦反復，夸誇謬戾」，袁世凱這次
革命是無法見容於士議的。以前他「老師」「老
師」喊得震天價響，忽然有一天，他自動的改稱
張謇為「先生」，過不多久，又把自己抬得跟吳
長慶吳大帥一般兒高，他也喊張謇作「喬翁」。
及後喬翁隨吳大帥內渡返國，袁世凱跟他的老師
、先生、喬翁張謇通信，乾脆一改而為喬兄。

老師翁兄每況愈下

改「老師」為「先生」的時候，袁世凱實已
公開表示，他和吳大帥的首席幕友張謇，已無師
生之誼。張謇對這一件事初僅一笑置之，不以為
意。張謇的此一隱忍退讓，不跟他計較，遂使「
少年氣盛」、「言行不掩」的袁世凱以為有了可
乘之機，他得寸進尺，步步見逼。他欺張謇比張
謇更老實，因而有那麼一天，不惜無端挑畔，公
然給張謇難堪。

那一天他故意找麻煩，派一個人到支應所領
款，不備收據，不具領結。當時負責主持支應所
的正是吳大帥幕友張謇，他告訴袁世凱的從人，
空口無憑，這樣領款於手續不合。

移時，袁世凱便獨自一人，親赴支應所，他
一開口便質問張謇：

「方才我營中因有急需，命人來支款。先生
為何不肯支付？」

張謇連忙解釋的說：

「慰廷，方才不是我肯支付，而是你忘了

手續。既要支款，怎不寫好領結來呢？」

袁世凱一聲冷笑，反唇相譏的說道：

「什麼領結？誰曉得那領結是怎麼開的？」

張謇聽了便是一怔，他說：

「自有支應所以來，慰廷你那一支支款不備
領結？怎麼說你不曉得領結的開法呢？」

存心挑釁，於是便不惜橫蠻，袁世凱面帶怒
容，氣勢汹汹的說：

「我偏不曉得開，要末，你自開個樣子給我
看。」

張謇不願生事，認為不值得和他爭辯，當時
忍住了氣，溫語相向的說：

「好好好，慰廷，我便開一張格式給你。你
照填，我付款，總該可以了吧。」

張謇坐下，提筆開了一張領結格式，遞給袁
世凱，請他照填。詎料，袁世凱接過去竟看也不
看，鼻子裏哼哼冷笑，說是：

「支應所，支應所，支應所算什麼衙門？竟
敢如此誕妄，動不動便以手續唬人！」

言罷，三下兩下，把張謇代他所開的領結，
撕成粉碎，甩在地上。昂首闊步，拂袖而去。

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差一點沒把張謇氣壞，
直到一年以後，他和張謇、朱銘盤，聯名寫一封
信給袁世凱，仗義痛斥，冀其改悔。張謇還特地
提起這一件事，猶仍不勝遺憾的說：

「……不知所謂誕妄者何在，勿論公事矣，
管於司馬（指袁世凱不過是一名府同知而已）
平昔交情如何？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

直到一年後雙方已經決裂，其勢有如冰炭之
不能相容。張謇還在說什麼「平昔交情如何」？
即此一點，亦知張謇為人之恕道了。

但是袁世凱如何會講交情？他對二張弟兄過
河拆橋、排斥傾軋不遺餘力，必要的時候，不惜
板下了臉來予以屈辱，他這種作風，令張氏兄弟
是可忍，孰不能忍？因此兩張與袁世凱失歡，他
們不願在吳長慶面前告狀，說袁世凱這等驕橫狂
妄，目中無人。然而吳長慶仍還是得到了風聲，
他也曾私下勸過袁世凱，要敬重兩位前輩先生，
袁世凱則陽奉陰違，表面上唯唯喏喏，敬謹受
教。一轉過身去，却又將「挨訓」的這一筆賬，
又記在兩張的身上，想些花樣，加倍報復。

從當年七月到十月，袁世凱一方面竭力撇開
他和張謇、張謇、朱銘銘的關係，掃除他和吳長
慶之間的一切障礙，使自己成為吳長慶唯一的心
腹親信，肱股重寄。另一方面則他又和韓王李熙
，重臣金允植、魚允中等經常保持聯絡，增進自
己和李熙、金、魚三人的親密友誼，密切交往。他
不時的替韓國朝廷畫策定計，借筋代籌，為了爭
取朝鮮君臣的信任，即使犧牲本國的利益，也在
所不計。見多識廣，水漲船高，袁世凱的野心越
來越大、越亟，手腕更是一日日的更趨靈活。他
私下聯絡朝鮮朝廷的第一顆勝利果實，便是他終
於把韓王李熙說服，正式請求中國代朝鮮訓練新
軍。

這是袁世凱入韓後的又一得意傑作，使他能
往後十一年，始終掌握朝鮮軍隊的精銳，作為
他操縱朝鮮政治的有力武器，最大本錢。袁世凱

促成這一件大事，用的是「刀切豆腐兩面光」的手法。而他自己則在居間交涉時左右逢源，使中韓兩國所付出的努力和代價，全部化為他私人所有。

主持訓練朝鮮新軍

袁世凱在訓練朝鮮新軍一事上所玩的把戲，設計巧妙而且不落痕跡。他先向韓王李熙痛陳朝鮮無兵可用，其問題之嚴重。因為朝鮮原有的軍隊，在大院君事件後業已全部解散，所以新軍不立，朝鮮便全無國防可言。但是以朝鮮當時的方經大亂，民窮財盡，想要建立一支武力，事實上又無可能。於是袁世凱便把握這個機會，用私人身份向韓王李熙秘密建議三點：

- 一、請求清廷派袁世凱代為訓練新軍。
- 二、請求清廷「借予」洋鎗洋砲。
- 三、請准挑選朝鮮幼童，進天津北洋機器局



朝鮮大院君事件主角，韓王李熙的父親李昰應

，學習機械，並代買機器，設局製造槍械。從事全面建軍計劃，防備日本侵略。

第三項請求，明眼人一望可知，係作第一項請袁世凱代練朝鮮新軍的支持重點。韓王李熙召集會議，深恐清廷或將以已派慶軍駐紮朝鮮，全面建軍殊無必要為詞，婉予拒絕。袁世凱則說這一層不成問題，李熙儘管派員直接向北京提出請求，他在朝廷裏自有門路。

袁世凱說他「朝中有人」，倒並不是吹牛，因為當時李鴻章業已回任，朝鮮事務，悉由李鴻章一力主持。袁世凱和聲勢顯赫的李傅相，雖然還不會搭上關係，但是他早已偵知，為李鴻章所倚重，處理朝鮮事務的兩位重要幹部，一個是他的世伯津關道周馥；另一位更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堂叔內閣學士袁保齡。張謇費盡心血草擬的「朝鮮善後六策」，積極進取，而且因勢利導，可以一勞永逸，東拒日本的侵略。策上於北洋大臣

李鴻章，李鴻章屏之不用。袁世凱為韓王李熙暗中畫策，派其陪臣趙寧夏出使北京，除了袁世凱代提的三點要求之外，又添上了整理商政、貸款五十萬元等等善後救急辦法，居然由李鴻章代奏，一一予以批准。這固然是李鴻章和袁世凱對朝鮮問題的看法，有許多地方不謀而合。不過，以袁世凱當時和周馥、袁保齡的信使往還，音訊頻繁，大可以令人意味出「朝裏無人莫做官」，這一句俗諺的真味。精心畫策而不為採取，張謇心裏當然

是很氣憤的。便在光緒八年八月，李鴻章由於吳長慶親近張樹聲，而馬建忠是他自己的人，有意以馬代吳，將慶軍六營撥歸馬建忠指揮，命馬建忠主持韓局，調吳長慶回天津去。這時候，張謇便極力勸促吳長慶趁此機會，急流勇退，不再涉足朝鮮事務，否則終究不會得到好結果。——吳長慶已有九意，但是在京的周馥和袁保齡却恰如其時的來信相勸，勸吳長慶三思而行，勿動意氣。這一封信果然奏效，吳長慶不再表示消極了，相反的，却是張謇請假，他要回南通去過年。

張謇的鬱鬱志不能伸，益發襯托出袁世凱的平步青雲，得心應手。八年十月，李鴻章轉飭吳長慶：「揀派精熟洋操員弁，就近教練朝鮮軍隊」。與此同時，韓王李熙向吳長慶正式提出同樣的要求。於是袁世凱便如願以償，吳長慶派營務處會辦袁世凱，提督朱先民，代朝鮮練兵。嗣後不久，李鴻章的鈞諭又下，准撥銅炸砲十尊，英



丁內報後開後原官重主朝鮮問題的北洋大臣李鴻章。

製來福槍一千桿，配齊彈藥，分批解送吳長慶轉交朝鮮國王驗收應用。

二十四歲的袁世凱，春風得意，躊躇滿志，居然一把抓住了全朝鮮的軍權。他挑選了一千名朝鮮壯丁，編成隊伍，開始積極訓練，而且這支新軍一建立便有槍有砲，彈藥齊全。

得了代朝鮮練兵的大權，又由於袁世凱為韓王李熙幕後策劃，億則必中，使韓王李熙確認袁世凱是中國大員中最有力的人物。李熙、金允植、魚允中等對袁世凱感慨涕零，同時更樂得親近；朝鮮朝廷熱中於袁世凱，相形的也就冷落吳大帥。吳長慶萬萬沒有料到袁世凱的權力欲和野心會有這麼大，起先他一心祇想成為吳長慶的心腹親信，如今他又把吳長慶看作他前途的障礙，排斥異己，更進一步的擇定吳長慶為目標。

袁世凱既工心計，又善權術，利用朝鮮朝廷對他的信任和倚畀，先切斷吳長慶和韓王李熙的聯絡，使他自己在兩大之間構成一個絕緣體。然後，對吳長慶則挾韓王李熙之命而請，對韓王李熙則借吳大帥之令以制，「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於是無往不宜，無往不利。

故所以，當張謇還籍渡歲，一住數月，又因為吳長慶托蘇松太道劉瑞芬送一千兩銀子到他家裏，深感舊東的情誼拳切。光緒九年春，他重返漢城，再入軍幕，那時候他便駭然發現，袁世凱飛黃騰達，青雲直上，他不但可以左右吳長慶的意見，掌握了朝鮮的軍權，甚至連朝鮮的庶政，他也有極大的影響力。左右逢源，在北京又有強

硬後臺的袁世凱，憑他伶俐的手腕，不懈的幹勁，已經成為朝鮮京城炙手可熱，權勢絕倫的大人物了。莫說自己起而和他抗衡，即使悉心輔弼吳長慶，將旁落的大權逐漸收回，也覺得勢有未能。因此，回返漢城的張謇，就此放棄了他治韓復疏的雄心壯志，把他瀋心瀝血，終不能用的精心之作：「朝鮮善後六策」、「乘時規復流虜（琉球）策」，喞然一聲長歎，一概束之高閣。他從

此改而注意吳長慶的私人事務；遠在異國而遙為辦理家鄉通州海州荒歉的平糶、散賑、花布減捐；讀段桂氏說文，得了一位瑞安籍的黃先生，談論時事，還訂了常州陳氏一位姨太太。一直到光緒十年（公元一八八四）三月止，他不再熱中於無從插手的朝鮮問題。至於對待袁世凱，他也採取了和吳長慶同樣的態度，慰廷能幹，便讓他多辦點事吧。（未完待續）

多難興邦

約旦國王胡笙自傳

劉方矩譯

定價新臺幣三十四元
八折優待中外讀者

本書是一部研究中東問題的權威性史料，更是一部胡笙國王描述自己日理萬機政治生活和宮庭私人生活的作品，是傳記，又是趣味雋永的寫實小說。全書內容結構嚴謹而不失輕鬆，筆調不莊不諧，在本書編輯委員，名譯述家劉方矩的譯筆下，尤其顯然生動流暢，栩栩傳神。這是一部令人不忍釋手的佳作，在「民族晚報連載期間，深受該報讀者歡迎。本書三十二開本，裝訂精美，全書三百餘頁。每冊定價新臺幣叁拾肆元，優待本刊讀者每冊八折實售貳拾柒元，本社代售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中外雜誌合訂本

內容精彩
百讀不厭

第一卷平裝三十五元精裝五十元
第二至四卷平裝每卷四十五元精裝每卷六十元

▲臺北市區讀友購買中外雜誌合訂本及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二四八〇立即派人先送書到府再收取訂費